

我和孩子们

钟又祥

“我阅读了两遍,感触颇深。同学们的俏皮,老师们的严惩;课余爽朗的笑声,课堂琅琅的书声一一跃然纸上。母校的孩子是幸福的,也是滋润的……”这是一个毕业多年的校友读了我主编的班刊《雏鹰》后,发自内心的赞叹。开学以来,为这批刚入初中的孩子们的成长,我和同事们可谓煞费苦心:创建图书墙,创办文学班刊,为他们的成才提供平台,为他们的人生把握航向。

一天,余晖从窗帘的缝隙调皮地钻进教室。教室里,孩子们正专心致志地在《西游记》精彩的情节中徜徉,似春蚕咀嚼桑叶,如庄稼吮吸甘露。霞光越来越亮,越来越唯美,童话世界一般。他们坐不住了,不时往窗外瞟。见我盯住他们看,他们又扭过头,装模作样。渐渐地,往外瞥的孩子越来越多。我故作严肃地说:“看书可不能三心二意哟!”他们似乎并不买账,往外张望的越来越多。

“夕阳是很美,你们形容得出吗?”“老师,您怎么知道我们形容不出呢?”同学们很不满我的言语了。“那好,给你们5分钟。”“耶,老师万岁!”孩子们一窝蜂地拥出去。此刻,余晖更加柔和,孩子们身上也被这黄澄澄的金光覆盖着。“火烧云”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“孙悟空踢翻了炼丹炉”

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……这些生动鲜活的词句不时从他们口中蹦出。“你们内心没有一点震撼吗?”我趁热打铁。“沐浴着霞光,我们是多么幸福啊!”“我不想做即将逝去的夕阳,要做蓬勃升起的朝阳!”“让我们以梦为马,不负韶华,在青春的大海里奋力逐浪。”霞光渐渐淡去,夜色笼罩大地。孩子们走进教室,奋笔疾书,一篇篇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形诸笔端。

我常常为孩子们“向上向善向美”之心感动着,也不忘适时为这些新时代的幼苗浇水施肥。

一次,课文批注环节完成后,我让孩子们轮流分享自己的“成果”。“我来!”“我来!”恳求声此起彼伏,一只只小手如雨后春笋高高竖立。没想到气氛如此热烈。我扫视整个教室,唯恐照顾不到后排的孩子:“罗婉言,你来。”她的发言赢得全班同学的热烈掌声。接着,张跃祺的小手进入我的视野:“张跃祺,你来!”话音刚落,坐在我眼皮子底下的罗惠琳似乎很不满:“不喊我,下次不举了。”一脸的沮丧,一脸的无奈。她这一句话打断了课堂进程,吸引了全班的目光。只见她满脸通红,一直红到脖子上了。我思忖片刻,安慰道:“罗惠琳是好样的,在学习上要有这种争先恐后的精神,但也不能赌气

哟。”

一天,我正在伏案批改作文。“老师,给您橘子!”声音从门口传来,不轻不重。我下意识地抬头,发现是学生小峰(化名)。他利索地将装满东西的塑料袋放在办公桌上。仔细一看,里面是20来个圆滚滚的橘子,橘皮青里透黄。我有点不解,照理来说,他应该畏惧我,因为他语文基础不好,错别字常常“开会”,字也潦草,作文往往被我改得密密麻麻,平时我没少与他谈心。“等一下。”我刚反应过来,他拔腿就走。我只好将橘子分给在场的孩子们,自己也拿一个。剥开薄薄的橘皮,从透红的橘瓤取出一瓣,塞进嘴里,牙齿一咬,汁水便蔓延开来。感觉是那么可口,那么甜蜜。我为孩子们做的本是分内事,可他却……

不知不觉,全班46张稚嫩的脸庞已经刻在我的内心深处。今后的几年,我将和同事一道,引领这群可爱的孩子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。

(钟又祥,任职于邵阳县长阳铺镇中心学校)

关心下一代
教育好孩子
邵阳市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忆月娥

伍想德

小时候望见月亮,爱用手指。母亲说,要尊敬月亮,不能用手指,否则“会被它割耳朵的”。记得一个晚上,月亮像银盘挂在天上,大地洒满了洁白的月光。突然,一个圆圆的黑影把月亮遮住了。大人们狂喊起来:“天狗吃月了,快来救月亮!”全村男女老少端起锅碗瓢盆和锣鼓拼命地敲打起来,边打边喊:“天狗莫吃月……”吼喊了一阵,月亮从黑影中慢慢走出来了,银光又洒满了大地。

1961年下学期,我从大学被选调到湖南省委党校学习。当年中秋节晚上,我邀请同乡学友夏月娥赏月。我俩各自带着学校分发的精致月饼,坐在操场的一角。银盘挂在天上,那么柔美。麓山如黛,天空幽蓝蓝的。我俩深情地谈现在,讲未来。我问她:“你为什么名月娥?”她说:“我生下来时,父亲已七十多岁了,说我是月里嫦娥下凡做他女儿的,故取名月娥。”我说我非常喜爱月娥,她说她也很喜欢我。我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,全身暖乎乎的。冷静下来后,我说:“我父母是农民,兄弟姐妹多,家里穷得很,我又老实巴交……”她说她也是农民出身,父亲早过世,是母亲纺绩织麻喂鸡送她读书,并靠穷姐姐和姐夫支持才考上大学,她就喜爱老实人。在岳麓山脚、月亮底下,我俩结下了一世良缘。

1962年6月,国家发表告全国人民书,号召青年参军参战。当时,我和月娥分别在冷水江市委和新化县都已工作半年。我决定投笔从戎,奔赴福建前线。开拔前,新兵驻在老火车站对面的龙王桥旅社。那天晚上,月娥送我回驻地。我俩沿着铁路线前行,铁轨上洒满了月光,真是“月亮走我也走,我送阿哥到桥头……”我们说着说着就到了龙王桥旅社,她赠送我一个军绿色的小背袋,里面装了信纸信封和钢笔。她含着眼泪说:“我等着你的喜讯。”很快,军列开赴福建前线,我去就是五年。我俩每周一信,靠着“鸿雁”,传递着我俩的爱情。

1967年我俩结婚了,很快就有了儿女。我战斗在福建的海防线,她工作在邵阳。我俩约定,每月的十五晚上都要同时望着月亮。就这样,我们过了十年才在部队团圆。1988年2月,在为军队建设献出青春后,月娥回到邵阳。2015年她病倒了,2017年9月就离我而去,莫不是月娥真的奔月而去了。

此后,每次望见月亮,我常常泪流两行。

我的毛泽东文学院之行

刘运喜

去年12月30日,我应湖南省小说学会、毛泽东文学院之邀请,走进了毛泽东文学院宽敞明亮的报告厅,出席了曾恒长篇小说《大东路》(团结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)作品研讨会,并作了交流发言。

毛泽东文学院位于岳麓山下、湘江之滨,是“作家之家”,是中青年作家学习、培训、研讨、进修的神圣殿堂,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文学名家。

30日上午九点,曾恒长篇小说《大东路》作品研讨会,在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省小说学会副会长马笑泉的主持开场白中正式开始。谭谈、谭诗池、梁瑞柳、阎真、余三定、刘新庚、刘克邦、谢宗玉等领导、专家、嘉宾约40余人,在会上先后发言。其中,出席此次作品研讨会的邵阳文艺界领导、专家有张千山、罗础、周玉柳、易江波、聂世忠等。

《大东路》是一部抗战历史题材的写实小说,以1944年的长衡会战和1945年的雪峰山会战为历史背景,讲述了一支衣衫褴褛、装备简陋、貌不成军却特别能打仗的平民游击队的抗战行迹,以及抗日志士凄婉悲壮的爱情故事。

对于《大东路》这部小说,我是较早的读者之一。作者曾恒是我的朋友,在小说初稿完成后,第一时间将电子版发给了我,请我帮忙提提意见。于是在拜读小说的同时,把曾恒介绍给了易江波先生。易江波先生发表过不少小小说,还出版了小小说集,更能从专业的角度提出指导性意见。

《大东路》正式出版后,我有幸收到了新书,花了不少时间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,之后又反复翻阅了几次。我认为,《大东路》的创作是比较成功的,抗日故事穿插爱情悲欢,两条线索交织,无疑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、人情味、趣味性和艺术感染力。特别是在抗日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上,作者做出了新的可贵探索,较好地处理了史实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。

研讨中,与会专家、学者一致认为,《大东路》用50万字书写历史巨浪微澜,读起来非常亲切,大东路的长篇小说值得向世人诉说。最后,曾恒讲述了自己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历程与心得。

我在刚刚加入省作协之际,就走进了神圣的毛泽东文学院,不是作为学员,而是作为研讨会嘉宾,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美好回忆,也是极为珍贵的人生经历。这将鞭策我在文学的路上不断努力,向前、向前、再向前。

(刘运喜,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)



山村新貌
杨民贵
摄



◆人物剪影

“徒弟”袁胜利

陈芙蓉

很多小朋友和家长看到我,亲切地叫我“陈老师”,那确实没错,我是个乡村小学教师。可是在文学圈里,有个人却在群里群外都叫我陈老师或师傅,这着实让人有点不好意思。可他却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,总是大大方方叫我师傅,还三番两次解释原因。那人就是我们文学群里的袁胜利。

有人或许好奇,那个在群里快人快语,抢红包特别麻利的“新邵农夫”就是袁胜利吗?哈哈,你猜呀。

我说的袁胜利,原来当老板,在新化开皮鞋店二十多年,带过很多徒弟,是真正的师傅,现在是某厂的员工。空闲时间,他说最爱看书,尤其爱看各种传奇故事,因此业余他也写写故事,搞文学创作。他常说他只读过初中,可他写的东西一点都不比别人差。比如他当过多年老板,会做生意,见多识广,能说会道。由于他特别谦虚,所以人缘也特别好。由于他勤奋,又记忆力超强,写的故事生动有趣,很受某些刊物的编辑喜欢。

一个偶然机会,我们在“大邵阳诗群”认识了,都是新邵人,自然称老乡,感到很亲切。群里诗人人居多,他也偶尔跟着学习写点诗,可是不会在手机上给文字分行,只好东一句西一句发到群里。幸好那时珊哥也在群里聊天,就私下教他怎样写诗及分行、分段,他一下就会了。有次在大邵阳诗群,有人发了某个比较有名诗人的诗歌。他说了句:不能那样写,有贬低某人物形象的

嫌疑。但对方却讽刺、笑话他写的不像诗,他也不认输,说就要那样写,谁叫他的名字就是“胜利”呢。那阵子,群里好一番唇枪舌剑。有次对方说了句极没水平又十分难听的挖苦话,胜利还没回击,群里有正义感的珊哥和涛哥看到就愤怒了。珊哥和涛哥说胜利有几首诗写得不错,可以发出来,打击一下对方的嚣张气势。于是就立即推荐胜利写的那几首诗发表在《双清报》等报纸及公众号上,并转发到群里。对方顿时羞得无语,从此再没人敢小看袁胜利。

然而,他还是不会邮箱投稿,只能加了编辑微信才能直投。可编辑们哪有那么多空闲看微信?大多还是要求稿件投邮箱。这可为难了袁胜利,几次在群里说自己不会发电子邮件,不会用手机投稿,不会电脑操作。可文友们各忙其事,没太多注意。不知他怎么加了我,极其谦虚,总叫我老师,为人很真诚,说话看问题也很能说到点子上。于是,我有心教他。本来这个操作也不难,在微信上就可教。可他那天却特意来了邵阳,说是过来拿《宝庆风情》杂志,顺路过来看我能否有空教他手机投稿。那天,我和老公正要去新邵办事,到楼下没走几步,猛地听到有人叫我陈老师。抬头一看,那人正是袁胜利。他问我是不是急着出去办事,要是没空教他手机投稿就算了,他下次再来。这让就在我旁边的老公好不疑惑:他是怎么知道你住在这里的,难道还要你教他用手机投稿?我心里也是一惊,袁胜利呀袁胜

利,你真是谦虚好学啊,都来到我家楼下了,也不事先告诉一声。

看他来一趟不容易,那就赶紧教吧。于是,我打开手机给他看我下载的编辑文字的软件;可是要投稿,还得下个QQ邮箱。于是我让他照我说的一步步操作,并编辑文字发邮箱示例。没想到,他不到半小时就基本学会了,只待以后熟练运用。从此,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,想发哪家刊物就自己去投稿,收获多多。于是,他在县作协群里总是叫我师傅,有什么好消息、好资源也总是分享给我。

一个老师就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学以致用,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一个好师傅就是希望能带出好样的徒弟。教书十多年,聪明的学生有,勤奋的学生有,可是像这么记得“师傅”的“徒弟”怕只有袁胜利了。自从我教会袁胜利用手机发邮件投稿后,他进步很快,第一次向《湖南日报》投稿,发表了。第一次向广东省级刊物《华夏》杂志投稿,也发表了,还得了个优秀奖……他这人还爱好音乐,没事就唱唱歌,去年有音乐作品发表在省文联《音乐教育与创作》杂志上。一个“初中生”如此多才多艺,真不简单呢!

袁胜利,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。开店时,认认真真做皮鞋卖皮鞋;进厂做工后,扎扎实实工作。袁胜利心地善良,见不得别人难过。有一年我的人生大起大落,有说不尽的酸楚,他总是安慰我说师傅莫多想,好好生活,过了这道坎就好了。而我后来才知道,那时他也由于打针对敏,手脚溃烂,苦不堪言。可他没有过多地埋怨,一如既往地工作生活,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,总是“胜利”在望。

(陈芙蓉,新邵人,湖南省作协会员)